

家乡菜里的乡愁

——写在《美食在金坛》出版前

穿越历史，禅悟金坛美食文化的厚重。中华美食有着深远厚重的历史。著名书画家范石甫老先生在《砚边闲话美食经》一文中说：我们完全可以从饮食这一侧面，透析出中华文化的精深之处。作者朱瑜对百姓餐桌上的“春卷”刨根究底，认定古书《岁时广记》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的“春饼”就是现在的“春卷”，吟出了“春到人间一卷之”的美妙诗句。胡新梅笔下的“柳叶饼”追思到了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里记载的民风民俗：早春“取柳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”，又有谚语佐证：“清明不戴柳，红颜成皓首。”侧耳倾听，一首清脆的童谣在广袤的田野上回响：柳叶青青，油煎饼饼，吃了眼明，头脑不晕。读罢这样的文字，读者能不心旷神怡吗？

许卫《金坛子鹅史话》中把明万历年间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的故事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道出了金坛子鹅的一段佳话。常金、徐云志给我们描绘民国时期的也聚园、天香楼、荷记馆、宏来阁茶馆、菜埭子蔬菜馆等，如数家珍，一一道来，把我们带到了抗战前的金坛老城。如今，那情那景只能在电视剧里看到了。

看完徐金亮《食在农家回味长》中描写的“南汤扒鸭”，原汁原味，热气腾腾，就忍不住要去乌龙山景区看一看朱元璋为此立下的御碑。书中还可以欣赏到历代名人对金坛餐饮的赞美：唐代诗人张籍“一斛水中半解鱼”“碧芦花老鲙鱼肥”，美味佳肴，既入诗也入画。浓浓的诗意早就超出了美食的范畴。翻阅一篇篇文稿，推窗问月，乾隆下江南即席赐名“松鼠鳜鱼”的松鹤楼还在吗？

读完《美食在金坛》中林林总总的家乡菜故事，心里豁然一亮：金坛菜品在“苏菜独步”的历史和现实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，金坛人合理由引以自豪。

迷恋故乡，终生难忘妈妈的味道。没错，人的味觉喜好与小辰光的记忆有关。许多时候，我喜欢把金坛美食称之为家乡菜。美食是大众的，而家乡菜是小众的，充满着乡土气息，是故乡文化的一个传统标首。无论我们的生命境界拓宽到何种程度，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都无法改变对家乡菜的眷恋。那种与生俱来的妈妈的味道渗入骨髓，浸润着亲情、友情和乡愁，浸润着童年的种种记忆，它是对生命原始密码的解读。诚如著名文艺评论家蔡桂林所言：在外闯荡40余年，“见识南北大菜，品及东西美食，间至中部珍味，然而纵使走过千里万里，纵使尝过千饕万肴，记住的总是粉在喉底的家乡至味”。《美食在金坛》收录的许多文章，笔端流淌着怀旧的情愫，宛若写给故乡妈妈的恋歌。童年往事一桩桩一件件，深深地烙在了灵魂深处。在老于头《闲说花生》里，可以听到穿着黑破棉袄、抬着大铁锅跟炉子的江北人在大街小巷“炒花生”的吆喝，就像闽南、台湾人高喊“洒干倘卖无”。

落笔至此，自然会想到著名作家徐锁荣《豆花西施》中那位操着金坛方言的女子在思古街头声声呼喊：豆腐花来，豆腐花——《傍茶生活的女人》里的朱姐，一个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，把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冬天腌海螺（螺蛳），夏天摸蚌蚌（河蚌），成了水乡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沈成嵩怀念母亲的《酱油豆》堪称一篇很有质感和个性的美文。母亲制作酱油豆很是讲究，隔夜就洗浴净身，焚香敬神，充满了宗教仪式感。黄豆下缸时，容不得别人多嘴插手。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超然的神圣和敬畏。在母亲看来，美食是通灵的，冲撞了神灵要倒霉。埋在

地窖里的酱油豆一直要等到“九九桃花开，紫燕南归来”才能开窖。这样精心酿造的酱油豆，食之沁人心脾，没齿不忘。

油烟书香，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。徐锁荣的《豆花西施》，擅长用小说的语言叙述童年故事，读来让人爱不释手。喝完豆花后下意识舔碗的动作，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真实写照。王剑飞的《雁来茵》不仅道出了“山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”的古老传说，更禅悟出道法自然、顺于自然、回归自然的人生真谛。那在牛背上打盹的白鹭、在树上啁啾的黄鹂、搔首弄姿的野兔，引领读者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。

高兰华《梅干菜记忆》中，父亲挑着两只大水桶担水洗菜的描写，栩栩如生。两只水桶都灌满了，父亲从水中一步一步走上青石板铺成的码头台阶。台阶那么高，那么陡，加上来往取水的人洒得到处是水渍，稍不留神就会滑倒。“我看见父亲咬着牙，鼓着腮帮，低着头，十个脚趾向里屈，如壁虎攀墙，紧紧巴住石板，一步一步向上爬……”这样的文字，是那样生动逼真，极富空间感和画面感，让人想到朱自清怀念父亲的《背影》，被俗常掩盖的精彩和动人跃然纸上。

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，“吃肉那个奢望就像站在地上看星星”（张建军语）。吴欲晓的笔下，生产队的夜饭是那样香甜。《萝卜不老的一年》，道的是这位幸福播种人的生活花絮和人生况味。周尚达老县长《饮食断想》中的机关食堂，勾画了那个年代机关干部的清贫和苦涩。生活的原色魅力彰显无遗。

“食之在口，香之在腹，沁之在心，回味无穷。”“金坛美食，只要人们用心，可以有永远挖掘不尽的好东西。”我相信这部带着泥土芳香与金坛人心心相通的作品，一定能够穿越时空，长长久久地留在金坛人和广大读者的心中。这是我对《美食在金坛》的期盼和希冀。

现实，顿时兴致更浓。

遥望山坡上，成片的茶树滴翠诱人。碧螺春是产自这一带的著名绿茶，村民仍沿用纯手工制茶技艺。柴火将铁锅烧得热辣辣的，嫩生生的茶叶撒到锅里“杀青”，霎时，噼噼啪啪声响四起。茶农双手不停地在锅里翻动搓捻，那火候全靠手感掌握，似乎要把灵山秀水的柔情揉进，把历经千年的古韵捻进。杀了青，倒在竹帘上揉制，再烘焙即成，一道道工序卓然天成。茶农泡了一杯新茶让我品尝，氤氲中，缕缕馨香扑鼻而来，一叶茶叶缓缓舒展，仿佛从冬眠中刚刚醒来，便急切地扑向春的怀抱。轻啜两口，缓缓咽下，唇齿生香，心境如清风明月，一片澄明。

在我心中，明月湾酷似一位隐士，藏在湖水深处，娴静纯朴，依然保持着江南水乡村墟篱落的风貌。虽然未能见到皓月当空，但已知“明月处处有，此处月偏好”。吃着“太湖三白”——银鱼、白鱼、白虾，味道鲜美，只能满足味蕾；而明月湾隽永、深婉，更能滋润心灵。



明月湾古村 图虫创意 供图

城南菜花黄

□ 钟伟凤

三月里，我沿着芙蓉路走到长沙最南端，那里的油菜花已经灿烂如锦。

去暮云许兴村看油菜花，更像是一次回乡之旅。那里有少年故事，有农耕文化，有对家乡土地的深情回望。它关乎春青、热情、和给予他人的真诚。青春或许不再，可对青春的记忆永不褪色。不信，你听油菜花地里的大妈们聊天，说的全是当姑娘时候的事。这应是美的感染力。这力量钻心、勾魂，由不得你不去回忆。甚至连一向拘谨、严苛的男人，也会在油菜花地里露出笑容。那笑，恍若少年怀揣的甜蜜。

如果要为这份甜蜜找到源头，请你读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：“沃田桑景晚，平野菜花春。更想严家渌，微风荡白蘋。”诗人成了画家，字字都是线条，轻松勾勒出春日农家的生机与绚烂。

孩子走进油菜花地，这里自然成为他们的乐土。然而，对于久居城市、常受喧嚣之苦的长者，这或许是一场出其不意的遇见。那些存在记忆里的美好，本是锁进心底，不轻易触碰，也难以吐露的心声。在这里，在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时，人变得柔软、赤诚。美好像是突然得势，汹涌着从身体里钻了出来。是啊，肥沃的田垄上，晚霞映衬下的原野，泥味芬芳，景色宜人。金黄色的油菜花蔓延向西南，与村庄、山野、湘水相接，与天地相连。而天边淡紫色的霞光让一切变得神秘，令人宛若进了仙境。这是大自然平常的四季一景，却也是难得的人间相遇。

站在许兴村广袤无垠的田野上，如同站在宽阔的舞台上，层层叠叠的油菜花随风轻舞，和穿梭其中的蜜蜂、来来往往的游人一起，成为舞台的角儿。听许兴村的老人说，过去，村里的仙姑岭上有座仙姑庵，庵里住着一位仙姑。每年六月初六是仙姑的生日，一到这天，仙姑岭上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演出，上千人看，甚至方圆十里的人都赶来这里凑热闹。场面自然是很大，气氛也很是沸腾。唱花鼓戏、演皮影戏、耍杂技的人都来这里，在六月的大太阳下，台上一台下一气呵成。

壮阔，自然是油菜花盛开时的气势。看眼前大片大片嫩黄的、鹅黄的花朵，就像看向碧海蓝天。你或许说油菜花美得有些“低廉”，因为在《群芳谱》《花镜》等花卉古籍中看不见它的踪影，唯有《本草纲目》上对它有介绍。可它如同一阵风，经由“青铜之路”传入中国，再从西北盛开到江南，沿途乡村都留下了它的浓墨重彩。我想，这就是油菜花，它肆意而壮阔，它将美丽喧嚣得遍地都是。

油菜花从来都是千军万马，一齐奔放，也因此，它刹那芳华的气势成为人们心头的牵挂。而我对油菜花的记忆也关乎生计的艰辛。少年的我要自行承担家里两头猪的草料准备任务。三月的油菜地是猪草盛长的富矿。可密匝匝的油菜花，哪经得起我们这样的莽撞。我们穿梭其中，会打落花粉，降低产油量。这是少年的我们不曾想到的。我们只顾陶醉于眼下的满足，完全忘记了先前的惧意。有时也会被油菜地主人逮个正着，任他怎么呵斥，我们总是低头不语。幸运的是，主人从不毁坏我们的草筐，也从来没有把筐里的草留下。也因此，我们回家时总会一路高歌。可挂在我们头上的油菜花瓣会暴露我们的行踪。有人大戳着我们的头笑骂：你们这群鬼崽子，又钻油菜地了，小心有人打烂你们的屁股。我们总是吐吐舌头，吓得一脸惊慌。可第二天，我们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油菜地里。

去油菜地里扯猪草，是岁月里的艰辛，可回忆的心情却是甜蜜的，对油菜花的记忆也因此格外深刻些。

我是第一次来暮云许兴村看油菜花。可我的幸运却是让人羡慕的，我看见了年轻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从花田间飞越而过的英姿。听那“哒哒”的马蹄声，我仿若一个懵懂无知的人回到了故里，看到少年的我行走在田间，那份轻盈、纯净，如同眼下这无边的油菜花，呈现出真诚的欢乐，一切只是给予，从无索要的困苦。我突然醒悟：为什么我喜欢去油菜花中行走，原来那里藏着一个少年的自己。

在油菜地里行走，总觉得有个声音在耳边缠绕。追随那声音，我看见一群少年，他们就站在油菜地里，手中都捧着余光中的《乡愁》。我感觉自己和他们站在了一起，我们的声音飘荡在油菜地上空，成为油菜花起舞的音乐。

河州牡丹俏

□ 朝颜

人说“牡丹随处有，胜绝是河州”。河州为甘肃临夏古称，我第一次见到牡丹，就是在那里。

春天，暖风轻轻吹拂着临夏大地，也催开了万紫千红的河州牡丹。行走在大夏河南岸长达5千米的牡丹长廊上，但见数万株牡丹竞相开放，恣意摇曳着妩媚的风情，恍惚间似乎走进了一个无比繁华的梦境。

的确，儿时，牡丹一直是生长在梦境中的。家中的花色被面、搪瓷脸盆、雕花木床上，印得最多的图案，是牡丹。母亲嘴里最常哼的歌，亦是电影《红牡丹》的主题曲：“啊，牡丹，百花中最鲜艳；啊，牡丹，众香国里最壮观……”小时候，自连环画中读到武则天令牡丹一夜开放的故事，牡丹在我心中便有了壮观阔大的印象。我还从一部忘记名字的电影里，认识了一位名叫绿牡丹的女子，她泼辣美丽，敢爱敢恨，颇得我心意。长久以来，家乡没有牡丹，它只能这样盛开在我的想象之中。

河州牡丹，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。牡丹是临夏的市花。据说，临夏人种植牡丹的历史已有800多年。甘肃有一种说法：“西北牡丹看甘肃，临夏牡丹为最盛。”在《河州志》中，也有“牡丹旧有数十种，冠绝全省”的记载。

临夏的土壤，仿佛天生就是为牡丹准备的。河州牡丹品种之繁多，花色之艳丽，的确令人惊叹。魏紫、姚黄、梨花雪、粉西施、佛头青、朱砂红，争奇斗艳。花二乔、绿蝴蝶、醉贵妃，各显神韵。特别是临夏独有的紫斑牡丹，以红、白、紫、黄为基调的花朵中，花瓣基部却生有一簇紫斑，恰如玛瑙之嵌入，又如蜂蝶之停驻，华美

异常。临夏“小洛阳”之名，真乃实至名归。

临夏人对牡丹的爱是到了骨子里的。随意走进一家庭院，处处可见高大的牡丹，有的庭院竟栽种有十多种牡丹。牡丹盛开时节，人们在自己家中，就伴着这端庄妩媚、花香袭人的牡丹生活，把芳香植入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。他们精心呵护着牡丹，亦收获牡丹带来的殊荣与富足。他们植牡丹、赏牡丹、唱牡丹，吃着牡丹宴，饮着牡丹酒，欢庆牡丹花开。他们还把对牡丹的钟爱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作画、刺绣、吟唱、砖雕、木刻、彩绘，无不以牡丹为题材。

牡丹开得多热烈，临夏人对生活的爱就有多热烈。

我想，临夏人爱牡丹是有理由的。早在1903年，清政府就敕定牡丹为国花。1915年版的《辞海》亦有载：“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。”虽然如今我国尚未确定国花，但牡丹在人们心中的“花中之王”地位早已无可撼动。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”的确，置身于芳香馥郁的牡丹花丛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花可以像牡丹这样雍容华贵、富丽端庄，可以配得上“国色天香”这样的词语。

前些时，在一场晚会上听好友娟演唱《国色天香》：“牡丹花开春满中华，万紫千红如诗如画。国色天香名扬四海，人称天下第一花……”忽觉平里质朴无华的娟此刻粉面含春，有说不出的蓬勃和妩媚。这，恐怕是我看过河州牡丹之后又增添了新的感受力之故。

牡丹开处，花香袭人，更有沉稳和大气种进人的骨头里。从梦境到真实，河州牡丹给予我的，不仅仅是美丽二字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□ 陆令寿 文/摄

十年前，我接到时任江苏金坛文联主席葛安荣先生的约稿，让我撰一篇金坛美食文化方面的文章，说是园林大酒店董事长潘小平特邀金坛本土和在外金坛籍相关人士，写一写金坛的家乡菜，准备汇编成册，出一本记录金坛美食的散文集子。作为在外闯荡多年的金坛游子，故友相托，不好推辞，挑灯熬了两夜，拙成童年记忆中的《“十碗头”》。也是歪打正着，此文不日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中登出，并被收录于《人民日报2013年散文精选：陌上何时花开》一书。此后，出书的事便渐渐淡忘了。本不想承，十年后的今天，潘小平先生告知，所约稿件基本补齐，共收集了76篇，即将出版面世，正巧赶上园林大酒店建店20周年庆典。我笑着赞曰：真是十年磨一剑啊！

都说金坛是块福地。金坛人有福首先是有了口福，此话不假。看完《美食在金坛——唇齿间的记忆》（以下简称《美食在金坛》），我对家乡的美食文化更加情有独钟。金坛自古人杰地灵、人文荟萃，不仅是美食的故乡，也是散文的故乡。《美食在金坛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平台，金坛的名人雅士悉数登场，有不少美文超越美食，给我带来感动和愉悦。

□ 悍然

迎着和煦的春风来到苏州、来到明月湾。明月湾是一古村名，听上去就富有诗情画意。它位于太湖西山岛南端，面朝湖水，背依青山，站在山巅俯瞰，地形似一弯明月，此为画意。相传春秋时期，吴王夫差、美女西施在此共赏明月而得名，此为诗情。唐宋时期，随着人口增加，明月湾村域逐渐扩展，形成了街巷纵横、状如棋盘的格局。

走进古村，河渠曲折环绕，驳岸青石水迹斑斑。盈盈春水倒映着白墙、黛瓦、灯笼、小桥，倒映着一棵巨大的樟树，盘曲多姿，亭亭如盖，葱茏一片。古樟植于唐代，主干直径2米，树冠高约25米，树龄约1200年，虽苔藓满身，却裹不住岁月沧桑。树的一侧曾遭火烧、雷击，后神奇地长出枝干，倚背而生，形成“爷爷背孙子”之妙趣。上世纪30年代，日寇土匪勾结，以砍伐古树相要挟，进行敲诈勒索。村民们拼命力保，古树躲过一劫，可根部锯痕仍清晰可见。

沿着石板街行进，笃笃的脚步声，似千年时光流逝的回音。这是用4560块花岗岩长条石铺就的主街，全长1140多米。下面是排水沟，即便遇到暴雨，也能及时排出。春天的天就像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好在江南的雨是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，只会平添游兴。雨丝丝飘落，轻柔地打湿了石板，走上去一点不滑，鞋也不脏，正应了民间那句“明月湾石板街，雨后穿绣鞋”之说。先辈的匠心设计着实令人敬佩。

街道宽宽窄窄，两边明清时期留下的建筑斑斑驳驳。高高低低的围墙里，藏着一个寻常人家的故事，或平淡如水，或生动有趣。明月湾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，但至唐代已名闻遐迩，有诗仙李白等人来此寻幽，并作诗咏赞为证。南宋金兵南侵，一

